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安藤忠雄一生的挑戰

· 陳家毅

《挑戰》東京展劃分為六個展區，涵蓋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一九六九年創業至今的設計理念。

生

於一九四一年的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，今年九月剛屆七十六歲。「建築」是個過程漫長的行業，「建築師」執業至百歲乃等閒之事。七十六歲的安藤，正值「老壯高峰期」。假設每二十五年訂為一個環節，安藤忠雄的第四章回才剛剛開始。此刻在東京六本木「國立新美術館」所展

的《安藤忠雄——挑戰》，則非常應時地總結了這位日本設計師的前三段人生和成就，不遺鉅細地呈現了他至今作品的全貌。

《挑戰》東京展規模龐大，展覽劃分為六個展區：一，原點；住宅；二，光；三，留白空間；四，基地的閱讀；五，於現有添建，於無有創新；六，培育。六大標題涵蓋了安藤的主要設計理念，隨他創業那年（一九六九年）展開，讓人目睹幼苗長到大樹成蔭。展場中一路瀏覽，建築物從小至大，從大阪至日本各處，再又伸展至歐美亞洲各地，讓人驚覺安藤的觸角無遠弗屆，作品數量浩大。成長於大阪的安藤除了是位優秀建築師，想必也承傳了關西人靈活的生意頭腦。首個展區的單棟住宅，多集中在安藤家鄉的關西一帶。

那是日本經濟飛漲的七、八十年代，房子數量眾多，為他提供了磨練功夫的習作機會。當年吸引國際注目的住宅設計，面積其實不大，窗戶也不多。混凝土高牆圍繞著的空間，灰撲撲地對著空盪盪內部小庭院，雖說有禪意，現在看起來卻是封閉得厲害，是不宜久居的住所。



陳家毅



安藤忠雄

的「東京文化會館」（一九六一年）與六本木的「國際文化會館」（一九五五年）到今天仍為日本現代建築經典之作。安藤忠雄甫開始就追隨這幾位現代大師，將他們的看家本領操練得更加出神入化。雖然前川國男到後期，領悟出日本潮濕的氣候並不太適合裸露的清水混凝土，改用陶瓷磚片來砌外牆，這已是後話了。

安藤在空間和外觀立面的處理，愛用幾何圖形。三角、圓、正方、長方是他建築詞彙的主要構成。無論是早期的單棟住宅、光之教堂、聯合國之冥想空間、三得利博物館，或後來瀨戶內海直島上的地中美術館，幾何圖形都明顯易見。近年在威尼斯舊海關三角大樓、巴黎商業交易所的圓樓，更順理成章的將四方套進三角、圓環套進大圓空間裏，翻新改裝成現代美術館。

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，安藤剛闖出名氣，常到海外交流、展覽、教學。當時西方建築界正颯過一陣復古派「後現代」風，十八世紀法國建築理論家 Boullée 和 Ledoux 被學術界推至極高的地位，他們主張建築不但要回歸至古希臘時期，還得追求單純性，如金字塔或宇宙圓球造型才臻完美境界。這套古老建築理論刻印下不可磨滅的影響，安藤的幾何圖形設計手法幾乎貫穿全場。

安藤塑造的空間孔武有力，常得借用引進的柔和陽光、相畔水域的粼粼波光、茂盛種植圍繞的盎綠草坪，來化解過於陽剛的清水混凝土建物。二零零七年，安藤忠雄破天荒和三宅一生攜手設計了「21」設計視野」畫廊。位在東京乃木坂站附近的公園雙建築，金屬屋頂像兩片薄和紙對摺成三角形，輕盈碰地。半埋在地的清水混凝土建築雖仍有安藤的一貫粗獷作風，小畫廊建築卻標記了日本設計界兩位重量級人物的合作，一剛一柔的結合。

近十年之後，安藤在北海道札幌市的郊區，為靈墓園裏原有的一尊大佛建築大堂。他以斜屋頂圍攏，結構拔地而起，卻在最高頂蓋處留下個空白圓洞，盤坐蓮花上的佛祖，頭頂上部正好露出洞外。斜屋頂在外鋪堆成個圓形大草坡，其上種滿了薰衣草。一穗穗的小樹叢彷彿延續了露在山坡中央，佛祖頭頂上卷曲的螺髻髮。綠漣漪沿山坡漸漸擴大，一圈圈齊整往外無限延伸，遠看宛如龍安寺枯山水。

山坡仲夏開花由綠轉紫，秋去冬來飄雪覆蓋又變全白。人在底下步行至大佛跟前，膜拜之際朝上仰望，蔚藍天空在佛像背後成了片大光環。圍拱而起的牆面折出又折進，日式屏風似的環繞了一圈。晴天時陽光流瀉於清水混凝土光滑面上，像極了三宅一生裁剪的百褶裙。

日本現代建築與清水混凝土的結緣，淵源深厚可以直追至二戰前後，丹下健三的「廣島和平資料紀念館」（一九五五年）便是以清水混凝土倒模建成。同時期，曾在柯比意（Le Corbusier、柯布西耶）巴黎工作室實習的前川國男、坂倉準三相續回國後也開始以清水混凝土為建材，上野

了是位優秀建築師，想必也承傳了關西人靈活的生意頭腦。首個展區的單棟住宅，多集中在安藤家鄉的關西一帶。